

焦雪岑

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06.7/23

焦雪峰

论文集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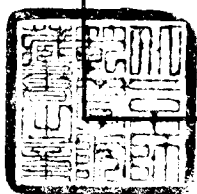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8925



818925

我社 1952 年出版过冯雪峰同志的《论文集》(第一卷), 选收作者 1932 年至 1951 年所写的论文、杂感三十余篇。这次重新编印, 全书收作者 1926 年至 1958 年所写的文艺论文、政论、杂感、序记近两百篇, 分上、中、下三卷出版。

论 文 集 (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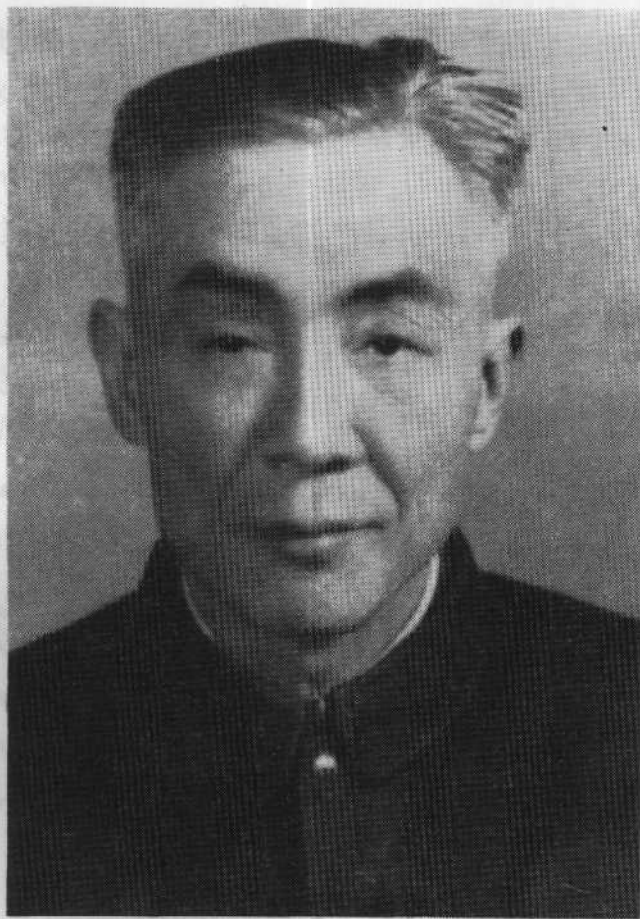
字 数 281,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2\frac{5}{8}$ 插 页 4

1981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1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10019 · 3149

定 价 1.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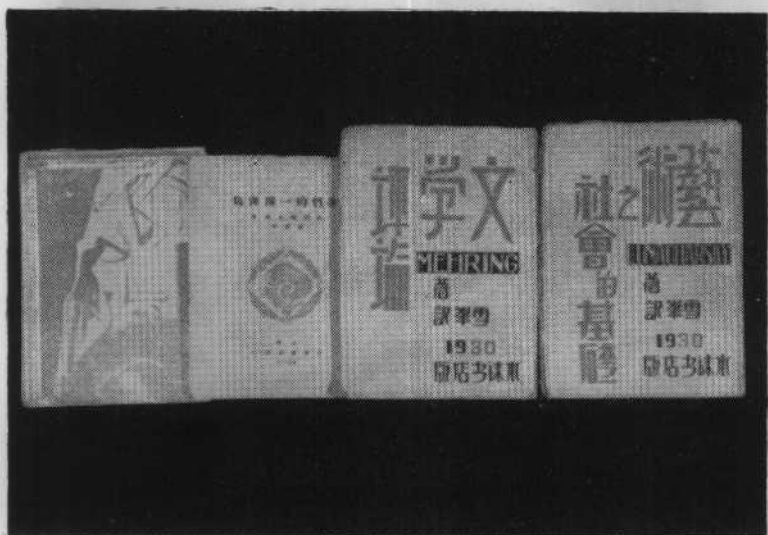
作者像(1973年)

鲁迅和其他共同创造新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们的现实主义，在于他们的作品敏锐地反映了社会的矛盾斗争，忠实地为人民的解放要求而呼喊。这些作家诗人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们猛烈地打击着阻碍祖国前进的封建、资产的和黑暗的势力，同时讴歌着人类新社会的理想；他们不妥协地反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同时讴歌着世界各民族平等和相互敬爱、和平共处的国际主义的理想。他们所具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是热烈的，同时是革命的，彻底的。我们觉得，注意到鲁迅和其他作家诗人们的作品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其中当然包括最深刻的反帝国主义和最彻底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以及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是~~这些~~^{这些作家诗人们}这些作家诗人们的现实主义的特色所必需的，也是~~我们~~^{我们}考察我们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特色~~同时~~^{同时}所必需的。同时，我们认为，谈到我们目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时，也有注意到我们文学的这一个革命的传统的必要。

作者手迹



冯雪峰夫妇及其长女与
鲁迅全家合影 (1931 年)



作者的著译

目 录

1926 年 12 月——1937 年 3 月

《新俄文学的曙光期》译者序·····	1
革命与知识阶级·····	2
《艺术之社会的基础》译者附记·····	8
《文学评论》译者小记·····	9
《社会的作家论》题引·····	11
《萌芽月刊》编者附记·····	14
《萌芽月刊》编辑后记·····	17
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	24
常识与阶级性·····	25
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	27
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	29
《李守常〈五一运动史〉》编者附语·····	34
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	36
统治阶级的“反日大众文艺”之检查·····	40
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	50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	57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	69
——评丁玲的《水》	

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	75
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	79
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	84
并非浪费的论争	87
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	94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与文学运动	109
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	119
——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	

1937 年 10 月——1945 年 5 月

鲁迅与民族统一战线	124
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	127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鲁迅逝世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关于“艺术大众化”	140
——答大风社	
令人战栗的性格	151
形式问题杂记	156
民族性与民族形式	161
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	164
论典型的创造	172
——一个根本问题	
过渡性与独创性	180
关于形象	183
文艺与政论	191
憎恶	198

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200
《乡风与市风》序	204
同化力	208
他化力	210
创造力	212
并非妇女的特性	214
谈“根底”	218
民族文化	222
谈士节兼论周作人	228
过去的拥抱	237
理想主义	239
“混乱”	241
“灵魂”	244
再谈“灵魂”	247
感情的沟通	250
论利害与超利害	255
什么一种力	259
简论市侩主义	261
一点考察	266
思想与实际	269
理论与实践的一致	271
无聊与恶趣	275
论友爱	279
对光明的拥抱力	304
在普通商品之上	311
仍可以挤	313

人民的课题	315
可悲的结交种种	324
——文艺风貌偶瞥之一	
“高洁”与“低劣”	340
——文艺风貌偶瞥之二	
论艺术力及其它	352
——文艺风貌偶瞥之三	
论平庸	376
“蒙”	386
论虐杀	390
火狱	395
有人类意义的“尾声”	399

《新俄文学的曙光期》译者序

此编即升氏的《新俄罗斯论述》的第三编，其第七编《无产阶级文学》，已由译者译出，此编可供一并的参考。

著者声明道：当草本编的时候，参考勃留骚夫、亚绥耶夫、查默金等的论文以补自己的观察和研究的不足的地方很多。编中《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这篇，勃留骚夫的原著耿济之先生已译过，升氏只就原著加上极少的部分，我翻译时曾多参考耿先生的译文。还有《新俄文坛的右翼与左翼》这篇，我曾删去了一段。

至于所谓曙光期者，即是，革命与新社会组织给与俄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以异常的影响，文学就划了一新时期，将十月革命以后的这泼辣的革命文坛的一时期，当作新俄国文学的曙光期的意思。这是不失为特别有兴味的研究对象的。本编对于这期间的俄国文坛的变迁，各派的消长兴衰的痕迹，及新文学的发生和其新运动及新收获，叙述尚为明了。自然是曙光期，离开正午的光尚有多少的距离。但革命文学的最特色底现象，却应在这期间看。想表现新世界观或无产阶级的理想的要求，想表现革命和生活的新组织所给与的新体验的倾向，或想艺术地再现这历史的瞬间的冀求，及为了这些一切诗人的继续着必死的奋斗，以求表现的新形式的努力——这些都和他们的最初尝试一起，能够容易地在这期的文学里窥见的。

革命与知识阶级

一 知识阶级的动摇

无论中国的知识阶级是怎样的东西，无论人们怎样说象俄国革命前似的知识阶级在中国是没有的，但中国依然有它的知识阶级。在大动摇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十月到来的时代，中国的知识阶级必定演了它自己的角色。历史的进行是仿佛如出一轨的。

对于知识阶级，和对于别的人一样：革命成为一个可怕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它的“咆哮狞猛”，它的旋风的暴力；而是因为这暴力，是无法抵抗的，要抵抗是理由穷屈，理智所不答应的。革命毫无情面地，将不止夺去了保障你底肉体的物质的资料，它是并要粉碎你底精神的生活的一切凭依。它粉碎了你的自尊，粉碎了你的灵魂。从前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而且这一切，都是通过你自己的眼的，你无法使它不真实，如一个梦——革命所以是可怕的东西。知识阶级，倘旧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他是可用坟墓，而旧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样式与文化艺术是可用开在墓上的花这个比喻说明的，则当看见历史的巨人在掘撤着坟墓，墓上的花开始枯萎的时候，除出他根本就反对历史的推动，死心塌地地做反革命者，或相信墓上的花能够在“真空的空间”生活，他依然是它的宣扬者，

赞美者，运命注定他成为坟墓的殉道者以外，知识阶级不能不演下面的二类角色。其一，他决然毅然的反过来，毫无痛惜地弃去个人主义的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灭旧的文化与它所依赖的社会。其二，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这种人感受性比较锐敏，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比别人深些。

革命是如此地使知识阶级动摇着的。为要不在革命上碰死自己，知识阶级也必须如此地改移自己的立场。知识阶级虽不属于革命的主要力量，——知识阶级于其构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但革命没有特别看轻知识阶级的必要。因第一种人，革命是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和速度。因第二种人，革命看见了自己的暴风一般的伟大，并能在这种人的生活里，分明地看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尽量的精神的冲突，革命却丝毫不会因这种冲突而受障碍的。

自然，革命除出将那甘心反动的知识阶级与别的一切反动者一视同仁地击死了以外，还有留心第三种人——他们在表面上是貌似第一种人，一样地坚信一样地勇敢的，革命有时也可利用他们，但他们到底没有热心自己的地位那般地热心革命的——即所谓投机的知识分子的必要。

二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以上只是极表面地说明了知识阶级底被动地动摇着的一个普遍的形态。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正如此地动摇着——仅只这点也已显示给我们：中国革命已到了如何的阶段了。但是，革

命是不但并不特别看轻知识阶级，而且必须积极地向知识阶级提出工作的——这个其实是革命早已向它提出，而且因此，知识阶级才显露地动摇起来的。中国的知识阶级，虽很薄弱，于过去的国民解放运动中却做了很不错的工作来，实在中国知识阶级是在国民解放运动中形成的；但运动不久就变质着，成为中国的革命，而且它到了现在的阶段了——这种的变质和进行，在知识阶级的文化运动与文艺活动中完全没有它的影子。知识阶级底动摇是直近的事，于是有一部分是向革命突进了。我们再详细点就事实来考察一下看吧。

知识阶级底起点是所谓“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是国民解放运动的焦点。这国民解放运动的起因是“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是其具体的最初的表现。到了“五四运动”的时期，国民解放运动积极地开始进行着与封建势力的必要的斗争。从这时期以后，中国国民可以说是全体都生活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在这时期，也是国民解放运动第一次的认识了社会的阶级冲突。但是中国并不是单独在地球之外的国，是世界的一国，别的国家产业革命是行于十八九世纪的；于是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这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堕落的缘故，是因为中国的工农非起来加入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的。“五卅”是必然的暴露。说起来，自“五卅”以后，国民主要（次要当然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是应该生活在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事实上，国民解放运动到现在仍丝毫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也就证明了工农阶级没有解放以前国民解放是做不到的。中国工农的党，从最初就站在这样主张上，虽经过几次政策的改变，然后确定了目下的政策，但只是政策的改变。

在这几个的阶段间，中国知识阶级做工做得最好的，就只与

封建势力斗争的一段上。在这段上，知识阶级很正确地抓着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很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的任务。看鲁迅的《坟》，则中国的最初的晨星似的文艺运动已认识这个任务了。知识阶级在这斗争上得到了自己的势力，它却就在这阶段上凝固着，自然是因为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固地存在着的缘故，但知识阶级没有明了与封建势力斗争，若固定着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成功的，这事实是真的。无论怎样说来，中国的工农跑上历史的舞台，至迟也应该在“五卅”以后。工农阶级的意识也不能不说在这时是已分明了的，因为中国的工农的党是在这时巩固起它的基础来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时除了一部分本已站在工农的立场上的人离开了知识阶级的队伍以外，就只有一二分子怀疑自己的立场稍稍显示了自己的内心摇动而已；其余留在原来的地位上支持着知识阶级的人是依然立在原来的立场上，最多也不过偶尔辽远地瞥一眼无产阶级罢了。工农的党采取了现在的手段，知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地动摇起来。

三 追随的途中

象现在似地动摇着，知识阶级，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成为反革命者，有一部分人是投入革命，有一部分人是配入以上所说的第二种角色，在体味着内心生活的苦痛——革命倘若有一刹那的闲暇，它以怎样的眼光来瞥视这知识阶级底现状呢？

现在所提出的主题——“无产阶级文学之提倡”和“辩证法的唯物论之确立”，于知识阶级自己的任务上，这是十分正当的，对于革命也是很迫切的。但革命是只将革命的知识阶级看作

“追随者”的。事实上，在知识阶级这名字还存在的时间，它始终是追随者。

革命对于以上所说的第二种的人，尽可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他们多是极真实的，敏感的人，批评的工夫多于主张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常是消极的，充满着颓废的气氛。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苦痛，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

因此，我对于目下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倒想略加一点意见。

如上所说，革命看见有人攻击如鲁迅似的人，实不会出来给鲁迅辩护的那样愚笨。但革命，在现阶段，虽已采取了目下的手段，对于知识阶级就只能取了以上的态度，即将革命的知识阶级看作自己的追随者，而以度外的眼光视以上所说的第二种人。

我们先来检讨一下鲁迅看。照现在的情形，在或一程度上鲁迅是配入以上所说的第二种角色的人。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空隙，可以断言鲁迅是诋谤过革命的。鲁迅自己，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文化批评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此，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化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所以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到了现在，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